

这是一本全面展示北漂一代如何突破重围、成就自我的小说！

北漂★青年

我在北京这些年

钟华★著

如果你迷惑《奋斗》里那个集官二代与富二代于一身的陆涛是否在“奋斗”
那么你该看看这本书，因为它告诉你
什 么 才 是 真 正 的 奋 斗！

献给所有喜欢《奋斗》和不喜欢《奋斗》的你！

也献给那些好奇医药界和工程界内幕的“奋青”！

更献给那些以青春名义在城市里追逐梦想的兄弟姐妹们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北漂★青年

我在北京这些年

钟华★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漂青年：我在北京这些年 / 钟华编著. -- 2 版

. --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317-3804-6

I. ①北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9370号

北漂青年·我在北京这些年

Beipiao Qingnian Wo zai Beijing Zhexienian

作者 / 钟 华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 爽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设计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
印 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41 千

印 张 / 20

版 次 / 2017年4月第2版

印 次 /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804-6

定 价 / 50.00 元

目 录

一、初到	1
城市生活，绝非你想象的那么美好，只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。	
二、终于上班了	15
别管小鞋大鞋，有的穿总是好事。	
三、被打	27
应该算工伤，可是不公疼啊。	
四、暂住证	45
回来的路上，筱悦显得很高兴，指着布偶说：“这个是你，那个是我。”	
我说：“他们真好，不用办暂住证。”	
五、拉皮条的	59
我的脸有点儿微微发烧，不是有了欲望，而是没想到两男两女会在一个房间里干那事，而且，那两个男的还是医生。	
六、没有人是无辜的	73
就让他拿我当枪使吧，就是当枪，我也要当一杆明晃晃要人命的枪。	
七、出轨	87
大家谈事之所以喜欢去洗浴中心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那儿大家都光着身子，赤裸相对，不用担心对方兜里装着窃听器算计你。	

八、弄出人命 103

我开着车，行在北京的夜色里，看着旁边闪烁的霓虹，心情灰暗到了极点。

九、分手 118

很多残酷的事情，当你身在其境、人在其中的时候，偏偏觉不出残酷来，只由它如一汪清水，静静地淌在心池，待到有一天年华老去你才发现，不知不觉间，它早已酿成了酒。喝一口，便足以烈得你泪流满面。

十、何去何从 133

哪怕你待在这个城市十年二十年，老去的时候，除非你已经安家置业，生活无忧，否则，这个城市会把你像垃圾一样丢掉。

不，垃圾好歹有个归处，你甚至连垃圾都不如。

十一、进局子 149

陈建国傻乎乎地问：“听说你们警察还打人，有这事吗？”

高个儿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，声音脆响：“你说呢？”

十二、归零 159

很残酷，但现实就是这样。我应该庆幸没有碰上比这更残酷的。

十三、玻璃 166

它的通透，原是经过烈火的淬炼而来。

十四、被涮 177

这就好比一个人告诉你，去车站要左拐左拐左拐左拐，拐了一圈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你所在的地方就是车站。

十五、意外 191

要是提前知道有那么多的苦难在前面等着你，你是否还有勇气一路前行

下去？

十六、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203

经验告诉我，经验这东西只在用得着的时候才有用。

十七、卑贱的爱 215

我不知道，我喜欢的，更多的是自己爱上一个人的感觉。所谓爱情，大多如此。

十八、死亡气息 226

我当时曾想，如果我得了这个病，肯定会自杀的。后来跟朋友聊起此事，他说，你错了，人活着跟死了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这个人是残废，甚至是植物人，但只要这个人还在，他就还能给家人和朋友以希望。

十九、难忘的非典 240

在记忆里，这还是北京地区的人第一次被所有人像躲瘟神一样躲着。

二十、悲催的巧遇 253

抱她的时候，估计她肯定特纳闷，不过是朋友许久不见，不至于这样动感情吧？

等等，抱她的时候，她刚开始是有些犹豫的，但后来，她可也是紧紧抱着我的。

哎呀，坏了坏了，这事儿不对了。

二十一、坐救护车也是要钱的 263

卢伟打断她的话，递过一张一百的：“行了，别说了，这是一百，找钱找钱。”

胖护士咽了口唾沫，不情愿地拿出十块钱递给卢伟。

瘦子瞪了卢伟一眼，小声嘟囔：“没见过这样的人。”

我想告诉她，我也没见过她们这样的人，但想了想，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
二十二、借钱 275

卢伟？他肯定有钱，可难道让我跟他说，老板，我做了外单，现在欠人钱，想找你借点儿钱应急？

跟谁张这个口呢？我想了一天也想不出个头绪，心里乱透了。

二十三、传说中的灵儿 284

世间有些事，可能就是这样吧，不做，后悔；做了，可能会更后悔。

二十四、世界很小 293

此时，是初春。

一个年轻女人正站在街上旁若无人地痛哭，孤单的身影像风中的落叶。

二十五、走吧 305

前面等着我的，仍旧是一座满是绝壁的高山。

我明白，翻过这座，山那边还是山，一座连着一座。

我不知道会翻过几座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活着，我就不能停止攀登。

■ 一、初到

城市生活，绝非你想象的那么美好，只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。

海 中宫在北京南城，表面上是一家洗浴中心，而实际上的功能，相信大家清楚。

我已记不得是第几次带客户来这里放松了，虽然每一次来感受都有所不同，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。那是我在公司里做得风生水起，一切都还没有失去之前。

我的客户，是医生。

不错，就是那些穿着白大褂，理应受人尊敬的医生。

我是谁？我是做什么的？我又经历了些什么？

好吧，我愿意告诉你，不管黑暗也好，光明也罢，这都是我的青春，或许，也是你的青春。只要你愿意听。

我的故事，和千千万万来北京寻梦的人一样，都要从真正踏上北京的土地那天开始。

“你说，咱们这么做，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？”女友筱悦有些不安地对我说。

此时，我们正站在北京站的站台上，等着我的哥们儿欧阳来接我。现在是十一月份，没想到北京会这么冷，我不由自主地跺了跺脚。

我和筱悦是从老家来北京打工的，她从我市里的师专刚刚毕业，来之前，镇里给了名额，让她去教书。要知道，这是铁饭碗，在我们那儿，这样

的工作很多人打破头都要抢着上。而我，则已经在镇里教了三年书，因为我专科学的是农林，因此资格不够，只是个民办教师，工资每月170元，还是一年一发，正想辞职。

知道她的工作安排后，我便动员她和我一起去北京。我告诉她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欧阳现在在北京一家公司做事，听他说工资能拿到800，不如去找他，按我们的能力，挣不了800还挣不了500？

筱悦也算是答应了，于是我给欧阳打电话。电话里，欧阳显得有些为难，但还是答应我，来吧，想来就来吧，来了再说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就这样，我和筱悦来到了北京。

其实一下车，我也有些后悔。一来这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，难免心里有些伤感，看哪儿都不对劲；二来欧阳会不会来，来了之后，他会说些什么？我心里也有些虚，身边还带着筱悦呢。

可既然已经来了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知道，这时候不能怕，最起码不能让筱悦看到我怕。

现在再看，那时候真是够胆儿肥的。

欧阳来了，看得出他的高兴有些勉强，但我顾不了许多，上前给了他一个熊抱。他使劲拍了拍我的背，算是回答。筱悦显得有些怯生生的，但看到我的笑脸，她也笑了笑，应该是稍微放下心了吧。

出了站，一大帮司机围了过来。上哪儿？有车。便宜，走吧？我这车好。我想搭腔，欧阳拉了拉我，低声说，别搭理他们，宰人。咱们到前边的路口拦车。

那时的北京站，出租车管理还不是很规范，很多人将车停在广场边上，漫天要价，明明20块就能到，张嘴就50，还不还价，你不坐，有人坐，一天逮着两个就够了。不像现在，管得严了，只能到固定的地方打车，而且，人都聪明了，不好骗了。

出租车上，我给欧阳递上一支烟，欧阳摆了摆手说戒了。我很诧异，上学的时候他抽得最厉害，半夜没烟的时候甚至找过烟屁股抽，怎么说戒就戒了呢？

欧阳笑笑，没说话。他不抽，我也不好意思再抽了。

我问他：“工作忙吗？”

“还行吧，不算很忙。”

我这才想起，光顾问他忙不忙，还不知道他做什么呢。

“哦，在一家药品公司。”

推销？

“对，业务员。”

“这 800 块的工资，管吃管住吗？”

欧阳笑着说：“还管吃住？想得美。”

我和筱悦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失望。800 块按说不算少，可是如果吃住都不管的话，那这 800 块还能剩多少呢？

也许是怕我们失望，也许是出于别的原因，欧阳又接着说，不过只要不浪费，北京的吃住也花不了多少钱。

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兜，那里有我和筱悦所有的积蓄，总共 500 块，心里有些酸。

“看那儿，这是昆仑饭店，这是燕莎，北京的高消费场所。”欧阳指着外面的建筑说。

我抬头看，朦胧的夜色中，几栋巨大的建筑物映入眼帘。

筱悦显得很兴奋，看着霓虹灯，轻轻地哇了一声。我暗暗掐了一下大腿，疼，嗯，没错，这不是做梦，我真的来北京了。

我轻轻拍了拍筱悦，筱悦冲我点点头。

没有高兴多久，霓虹很快从身后褪去，我们的车向东走，灯光越来越暗，到后来，索性连路灯都没了。

我问欧阳：“是这儿吗？”

欧阳指了指前边说：“再有两里地吧。”

车七拐八拐，在一个胡同口停了下来。

付车费的时候，我和欧阳发生了一些小争执，但还是欧阳付了。

我们的行李不多，只有两个小包，欧阳和我一人拿一个，走向一间平房。我这才看清，不是没有路灯，有，但是灯光太暗了，甚至看不清脚下的土路。抬眼看远方，我们刚刚路过的昆仑和燕莎，那里灯火通明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这短短的几公里，竟要走那么久。

一间低矮的平房前，欧阳站住敲门。

“屋里有人？”我问道。

“对，婷婷，我女朋友。”

女朋友？他怎么没跟我说起过啊？这么小的房子，我们可怎么住啊？

我心里一沉。

门开了，婷婷没有看我们，而是迅速转过身，我们没有看到她的脸，却觉得出她很不高兴。

欧阳有些尴尬地说：“进进进。”

都到这份儿上了，难道还能转身走开吗？我厚着脸皮：“好好。”

小屋大概有十几平米，虽小却很整洁，床是最大的家具，然后是简易衣柜，放电视的桌子和一个吃饭用的小圆桌。

“欧阳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欧阳知道我这话是说给婷婷听的。他看了看婷婷，冲我和筱悦说：“都是兄弟，客气什么，快坐。”

婷婷这才回头，像是突然发现了我们似的问道：“他们是？”

“是我的同学，这是他女朋友，跟你说过的。”

“哦”婷婷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笑了笑，“知道了，快坐吧。”

晚饭是火锅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涮羊肉是怎么回事，虽然后来吃过很多次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没有一顿的味道比那天晚上的好。

“北京这地方，冬天就爱吃这个，暖胃。”欧阳边给我夹菜边说。

“嗯，是挺好吃的。”筱悦附和着。

我知道，她也在尽力缓和气氛，让自己不至于显得太难堪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有些隐隐作痛。

透过热腾腾的雾气，我看了眼对面坐着的婷婷，她很漂亮，是那种真正的漂亮，即使不化妆也很惊艳的那种。那一刹那，我大概明白了欧阳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怕她。

“多吃点儿啊。”婷婷说。

“来，”欧阳举起酒杯，“欢迎你们来到首都，我代表首都人民，哦不，是首都的外地人民，欢迎你们。”

我笑了笑，喝了口二锅头。

一团火从喉咙里直烧到胃里，我打了个激灵。

欧阳看着我，坏坏地笑：“小子，你以为这是啤酒呢？”

我撇撇嘴：“这酒怎么那么烈？”

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刮起了大风，欧阳起身，把窗帘拉上。听着外面的风啸声，在屋里吃着火锅，这种感觉，的确很温馨。

可是饭局总是要散的，吃完了怎么办？

“一会儿我们俩去那边住，让筱悦跟婷婷住这儿。”欧阳好像看出了我的担忧，冲我指了指外面：“不远，出了门就是，我一同事的地儿，他出差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如释重负地点点头，和筱悦对视了一下。

大约九点的时候，我们吃完了饭，安顿了筱悦和婷婷，我和欧阳来到不

远处的他同事家。

一样的平房，一样的简陋，只是一个人住，显得更乱。我和欧阳两人都喝了点酒，有些晕，尤其是我，洗了脚就上床躺下了。

“欧阳，”我借着酒劲问，“你那个婷婷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什么也没干。”

“什么也没干？”

“对，没工作。”

“辞职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哦。”我闭上嘴，不好再问下去。

“她是四川人，”我不问，欧阳倒自己说上了，“以前是饭馆的服务员，老板挺不是东西的，想吃她豆腐，让她给打了一耳刮子，那时跟我还算熟，就跑我这儿来，说她没地方住，我就让她住下了，我在这儿跟这个同事挤，上个月她病了，我请假照顾她，她病好了，我们就住一起了。”

“有种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。

短暂的沉默后，欧阳轻轻来了句：“还没呢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

“小子，北京不是那么好混的，做好心理准备吧。”欧阳拍了拍我。他是笑着说这话的，看似轻描淡写，但我知道，这才是他最想告诉我的。

“有找工作的地方吗？”我翻身坐起来。

“有，”欧阳笑了笑，“睡吧，明天先休息一下，后天我带你找工作去。”

“那我得先租间房吧？”

“不用，我这同事出差得十来天呢，等你找着工作再租房也来得及。”

说着，欧阳拉灭了灯。

“欧阳，谢谢你。”

“行了，”欧阳轻笑，“睡吧。”

第二天早上感觉天还很黑的时候，我听到有动静，睁眼一看，欧阳已经起床了。

“这么早啊？”我有些诧异。

“上班的地方远，没办法，得早点儿走。”

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，刚五点。

“今天我去点一卯就回，早点门口就有卖的，中午等我回来吃饭。”说着，

欧阳出了门。

我看着还黑乎乎的窗外，发现对来北京做什么，自己竟没有一点儿想法，这未免有些可怕。想着自己未知的前途，还有女友筱悦，我再也睡不着了。我转身趴在床上，点燃一支烟。

大概七点多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我起身，来到门口。

昨晚回来的时候，感觉旁边是一条河，现在看清了，没错，是河，不过里面流着的显然不是河水，而是带着腥臭味泛着灰色的泡沫，细闻起来，还有臭味。河道边是一大片平房，有些还是新盖的，用的差不多都是不知从哪儿扒来的旧砖。已经有卖烤白薯、糖葫芦的人陆续从这些房里出发了。还有几个小孩儿，正沿着河道，背着脏兮兮的书包去上学。从他们的穿戴看，应当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。他们去哪儿上学啊？但愿学校是正规的。

旁边不远，搭着一个简易帐篷，上面涂着两个大字：早点。

原来在电视里看城里的生活，一水儿的灯红酒绿、高楼大厦，一个个西装革履，真是好啊，但当走近了才发现，它绝非你想象的那么美好，只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。所以说，电视跟大多数女人一样不可信。

筱悦也已经起来了，我让她把早点给婷婷带过去，筱悦接过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你能不能跟欧阳说说，晚上让咱俩住一起？”

“怎么？心急了？”我逗她。

筱悦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。

“没事吧？”我忙换了语气。

筱悦叹口气：“算了吧，没事。咱们什么时候找活儿去？”

“明天，欧阳带我去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

我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筱悦转身要走，我拽住她：“真没事？”

筱悦没说话，拨开我的手，走了。

我知道，肯定是婷婷为难她了，筱悦性子要强得很，她越是不肯说，就越是有事。得抓紧找个工，找个地方安顿，离开这儿，要不她们俩闹起来，我和欧阳都不好看。

所以中午欧阳回来的时候，我拉住他说：“欧阳，明天可一定要去啊，不管什么工作都行。”

月坛公园。

来北京早的人可能记得这个地方，当时这里是人流量比较大的人才交流市场，逢二、四、六招聘，门票三块。

我想到了人可能会很多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多，不免有些发晕。

“人多吧？”欧阳问我。

“不是一般的多。”

“这算少的，多的时候，根本就挤不进去。”欧阳说。

我边挤边看，那一张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脸。有的阳光，有的阴暗，但更多的是焦急。我有些后悔来北京了，在家虽然挣得少，但起码吃饭住宿不用担心，在这儿，真有种被抛弃的感觉。但我不能退，为了筱悦我也不能退。

转悠了半天，我挑了两个，一个是商场招售货员，另一个是电器公司招推销员。筱悦也找了一家，是保险推销员。挑这样的公司，我和筱悦也是商量过的，一来是门槛不太高，我们的把握大；二来是这几家公司貌似都有工作餐，这样可以省下点儿钱。当然，我并不知道保险做起来那么难。如果知道的话，绝不会让筱悦去做的。商场那家让下午去面试，欧阳给我指了路，我让他跟筱悦先回去，拿着欧阳帮我办的月票上了车。月票是通勤，25。

进门的时候，我很小心，生怕哪点让对方觉得不顺眼。后来我知道，不论我怎么做，结局都一样。

“你应聘什么来着？”

“售货员。”

“以前做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，我可以学。”

对方抬起头，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。

“你学什么专业的？”

“我，我是学农林的……”

“农林？哪儿的学校啊？”

我说出了我的学校，对方笑着摇摇头：“大专？”

我说是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招本科以上的。”接着，他有些不忿地拍了下桌子嘟囔：“这老高怎么什么人都往公司划拉啊？”

他无奈地看了看我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不需要你，你走吧。”

就这样，路上花了60多分钟，真正谈话却不到60秒，我的第一次面试就这样结束了。

出门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有些脸红，到底是大城市啊，就是牛，一个售货员都要本科生，我来凑什么热闹啊！

为了避免第二天再出现这样的尴尬，我给那家电器公司打了个电话，问他们是不是对学历有要求，对方说没有，我这才稍稍放下心。

回去后，我跟筱悦他们说对方招满了，搪塞了过去。晚饭是炒菜加米饭，知道我吃不惯米饭，欧阳还特意买了几个馒头。

“欧阳，晚上让他们俩住一起吧。”正吃着饭，婷婷说。

我和筱悦对视了一下，明白，她不想让筱悦跟她睡在一张床上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筱悦也不用再受她的气了。

欧阳想了想，看向我。我点点头。

“好啊，把你们俩分开也不好。”欧阳起身，在衣柜里翻开了。不一会儿，他拿出一块被单。

“一会儿你们过去，把这个铺上。把他的单子撤了吧。”

筱悦脸红了一下。我笑笑，接了过来。

婷婷有些不满地敲了敲盘子，赶紧吃饭吧。

我和筱悦躺在床上，我紧紧地搂着她，都没有说话。良久，我感到胸口凉凉的。那是筱悦的泪。

“不哭宝贝，”我轻声说，“明天就好了。”

“我想我妈了。”

我心头一酸，把她搂得更紧了。

来北京之前，她和她妈吵了一架，虽然我们的恋爱关系早就公开化了，但毕竟没有结婚，她放弃工作跟我来，她妈是不同意的。

窗外又起风了。保佑我吧，不管是哪路神仙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跟筱悦一人拿着一张地图出发了，尽管昨晚欧阳在地图上把我们要去的地方标了出来，路线也都说了八遍，但真正走的时候，还是绕了不少圈子。等我找到那家电器公司的时候，已经十一点半了。

好在没有跟对方约定时间。我来到人事部，门口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问边上的人：“应聘是在这儿等吗？”

“是啊。先去前边拿张表。”

我走上前，果然，一位小姐递给我一张表说：“先填一下。”

“我没拿笔，能借一下你的笔用用吗？”

小姐很痛快地递给我：“拿去。”

在填工作经历的时候我犯了难，总不能说自己在老家是当老师的吧？算了，空着吧。

我把表递给那位小姐：“您看行吗？”

小姐笑笑，拿过去看了眼，脸色变了。

“你是外地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不招外地人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不招外地人。”

“哦。”我尴尬地转过身，好像被人剥光了衣服站在街上一样，感觉很是羞辱。我鼓起勇气，看了眼那几个还在等待的人。我永远记得他们的表情，不是鄙夷，也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冷漠，彻底的冷漠。我快步走了出去。

在路边，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，点了支烟，看着眼前的车流，心里一阵阵酸楚。我他妈这是干什么啊？跑几千里地来这儿受白眼来了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太不公平了。我狠狠抽了口烟。可是，我又有什么呢？高学历？没有。本地户口？没有。职业技能？没有。我整个人一激灵，可不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那人家凭什么用你？凭什么要对你客气？想到这儿，我像是一下子被人打趴在地，连沮丧的力气都没了。

我活了二十多年，竟一下子成了废人。

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，一路上脑子浑浑噩噩的。

欧阳大概看出了我的难受，说别着急，找工作是这样，有的工作看上咱，咱还看不上它呢。我只有苦笑。

筱悦回来了，与我不同，她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她被录用了。那家保险公司在西八里庄，试用期工资700块。我不敢想，如果筱悦也没被录用，我的心情会有多糟。

为庆祝筱悦找到工作，也为我自己提气，我特意买了瓶二锅头。我有点喜欢这酒了，不上头。那晚我们喝得很尽兴，欧阳也很高兴，婷婷的不快也好像少了些。也许是因为筱悦找到工作，我们就快要离开了吧。不过，我的心里，总隐约有一丝不安。因为，我还没有找到工作。

睡觉的时候，筱悦跟我商量，搬到西八里庄附近去。当然可以，我没得选。

“你也别太挑了，”筱悦说，“不管什么工作，先干着再说。”

我心里一沉，想告诉她，不是我挑，而是根本没有挑的机会，但忍了忍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
“嗯，”我轻轻地拍了拍她。“睡吧。”

筱悦把头凑过来，我搂着她，看着她慢慢睡去。

我却没有睡意，心里在盘算着找个什么样的房子，这五百块钱该怎么个花法，越算，心里越紧张。

窗外，起风了，一阵又一阵。

我和筱悦离开了酒仙桥，搬到了西八里庄，不是楼房，也不是平房，是地下室。16平米，月租200块，还算便宜。看着除了一张床外什么也没有的陈设，我心里一阵阵泛酸。我这是图什么呢？

我买了一床被子，50块。其他的床上用品都是欧阳送的。

搬来后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和筱悦来北京后第一次做爱，很久，很舒畅。筱悦显得很疯狂，像是要把我吃掉。我也放开了，现实，先滚一边吧。

完事后，筱悦死死地搂着我，像是一只寻求保护的小猫。我轻轻地拍她的背，哄着她入睡。

“不要离开我。”筱悦轻轻地呢喃。

“不会的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”我轻声说着，同时心里又开始沉重起来。不行，明天，我一定要找到工作。

“我听说，六里桥那儿有个劳务市场。”筱悦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轻声地说，“你明天可以去那儿看看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能找着合适的就干，再说，我也上班了，用不着发愁，大不了我们还可以回家。”

“知道了，没事。”我故作轻松地拍了拍她，心里却冒出一个念头，回家？还有脸回去吗？

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筱悦就走了。我睁着惺忪的睡眼看了看表，五点半。赶紧起吧，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找到活儿干。我不是人才，但还可以做劳力嘛。

我慌里慌张地起床洗漱。地下室的卫生间是公用的，四个水龙头，两个蹲位，住过的都知道，赶上高峰，能把你憋死。

好在住在这个地下室的，绝大多数是坐台的，她们的工作时间跟我正好相反，所以我不会担心。担心的是筱悦，她说这地方太脏了，有钱赶紧搬走。